

妙手回春治蛇伤

走近奉化溪口“蛇医”陈来庆

本报记者 朱和风

奉化溪口一带群山连绵，到了采茶季节，冬眠苏醒的蛇便游弋在暗湿的草丛、灌木中，一旦有人“侵犯领地”，就会扑咬。好在当地有一位叫“前坞阿毛”的蛇医，帮众多村民治愈蛇伤。近日，记者走近了这位民间奇人。

卖柴途中结识奇人

“前坞阿毛”的真名叫陈来庆，今年69岁，身形偏瘦，脸膛红润细嫩，身手敏捷，一点不像年近古稀的老翁。采访当天，正巧一位40岁出头的男子找他看蛇伤，“我们村里的人不小心被蛇咬了，都找他治。”

说起这门手艺，还真有点传奇色彩。17岁那年盛夏一个清晨，陈来庆拉着一车柴去宁波三市卖。路过江口镇附近的鱼山头庙时，庙堂里扔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年乞丐，拽住其胳膊，说要坐他的手拉车去宁波。陈来庆一口答应，拉上就走。

见陈来庆心地善良，乞丐下车后，拿出一张治蛇伤的偏方对他说：“如果你以后能做到穷人治蛇伤，不收一分钱，路远来求医除了给饭吃，还能招待

他们住宿的话，我就把这张偏方送给你！”陈来庆想到老家群蛇一带经常有人被蛇咬，不少人落下残疾甚至中毒身亡，便点头应允了。

有了这张偏方，还需实践。陈来庆就拿自己做试验治蛇咬，然后按照偏方的要求治疗。由此，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时常看医学方面的书籍。20岁时，陈来庆进了奉化群蛇保健站（如今的卫生所）帮忙两年，医术不断长进，后来还取得了“赤脚医生”的资格。

伤者家人砍柴报恩

30多年前，溪口西吞村一个孩童看露天电影时，遭毒蛇咬伤，多处求医均无效果。眼看儿子伤势日渐严重，父母听说“前坞阿毛”擅长医治蛇伤，特地上门求助。陈来庆经过近十天免费治疗，孩子最终痊愈。此后，孩子父亲每年自带干粮赶到他家，帮其上山砍柴救命之恩，直到陈家用上液化气才结束。如今，蛇伤小孩已长大，结婚时还特地请陈来庆夫妇去喝喜酒。

下群蛇人宋某20多年前上山去地里治虫打农药时，被腹蛇咬伤，生命垂危。找到陈来庆时，他二话没说就拌药、吸毒，最后挽救了伤者性命。如今，宋某虽然已搬到溪口镇上居住，但每年春节仍不忘上门给陈来庆拜年。

心里装着病情记录

采访中，记者注意到陈来庆有一本泛黄卷边的日记本。这是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记录至今的病情日记，详细记载了所治蛇伤病人的病情反应。“蛇有剧毒、微毒等多种，治疗剧毒用药量要大，但大到何种程度，不能在伤员身上试验，预先要有个底。这本‘病情笔记’能让我根据以往病例研判、分析病情，做到对症下药。”陈来庆告诉记者。

为消除毒蛇的危害，陈来庆甚至还帮忙去抓蛇，他戏言有破坏“生态平衡”之嫌。前几年，群蛇一处旧院出现毒蛇伤人事件，许多村民谈蛇色变，不敢回家。为此，他潜伏旧院多日，最终亲手抓了一条1公斤多重的毒蛇，让村民安心入住。“作为蛇医，我真诚希望病人年年减少！”陈来庆称这是他的心愿。



图为陈来庆给病人治疗蛇伤。(朱和风 摄)

世相漫

误成偷车贼

“警察同志，我的车被偷了，小偷已经抓住，你们赶紧来！”前晚9时许，鄞州石碶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。

民警立即赶到现场。报警男子姓刘，40岁，安徽人。他身边停着一辆黑色的丰田汉兰达越野车，旁边还站着一对男女。“就是他们偷我的车。”刘某向民警“指控”。

这对男女红着脸，茫然失措。据悉，男子姓王，24岁，山东人。他一脸无辜地说：“我们不是小偷，是老板要我们来开车的，你看钥匙还在我手上。”

原来，小王和身边的女子是石碶某家足浴店的员工。当晚，他们老板在石碶一家饭店吃饭时喝了酒，后打的离开。老板特地打电话给小王，让他来饭店门口将车子开回店里。

小王和同伴过来后，看到饭店门口停着一辆黑色“汉兰达”，没按对牌照便按了遥控钥匙，拉开车门坐上了车。然而，老板给的车钥匙却发动不了车子。对此，小伙没想太多，看到车子中控台有一把钥匙，直接拿来插上，启动后离开。谁知开了不到50米，刘某飞奔上来拦车，并把两人拖下车报警。



庄豪 绘

民警环顾四周，发现饭店门口靠里处也停了一辆黑色“汉兰达”，于是拿着小王老板的钥匙一试，果然能发动该车。在联系交警对小王进行酒精测试，确认其并未饮酒后，民警电话联系上他的老板，核实了事情原委。

原来，这是一场误会！小王受委托来开车，没仔细核对牌照认错了车。巧合的是，刘某把车钥匙落在车上，车门也没锁。澄清误会后，小王向对方道歉。民警也教育刘某，路边停车务必锁好车门。

(记者 黄丽娟 通讯员 李缙)

为隐瞒借债 趁夜偷回抵押车辆

本报讯(记者王伊婧 通讯员董晓海)欠债把车抵押给债主，又怕被妻子发现，徐某用备用钥匙将车偷了回来。被债主发现后，双方在路上你追我赶，结果发生交通事故。

6月1日晚9时50分左右，象山鹤浦派出所接到报警，称两辆车发生碰撞，其中一辆还撞了路上的行道树。民警赶到后，发现两车均有不同程度受损，其中一辆黑色丰田轿车已被撞得面目全非，保险杠牢牢卡在行道树上，车头完全变形，车内的安全气囊全部弹出，驾驶室内一片狼藉。

交警对双方进行酒精检测后，发现黑色丰田轿车驾驶员徐某系酒后驾

驶。然而将两人带到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后，“剧情”却出乎众人意料。

徐某告诉民警，丰田轿车是他的，因为欠了朱某钱，故把车子抵押给对方。谁知事发当晚，徐某妻子突然要看车，为了隐瞒自己欠债的事，他拿着家里的备用钥匙，偷偷到朱某家将车子开出来。

朱某发现后，开车一路紧追，行至螺丝礁村路段发生碰撞才停下。所幸，双方只是车辆受损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。

目前，双方已就债务问题达成一致，并写下书面协议。交警也对徐某的酒驾行为作出了相应处罚。



环保我先行

今年6月5日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首个“世界环境日”，主题为“践行绿色生活”。昨天上午，宁波龙跃街道五丰社区举办了“小手拉大手，环保我先行”绘画及百人签名活动。图为活动现场。(冯小平/文 华建平 张忆婷/摄)

小小消防员

昨天上午，江东福明街道陆基社区组织江东托幼实验园的20多位小朋友，走进江东南消防大队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教育活动。孩子们与消防员叔叔零距离接触，玩得开开心心。(余建文 裴金杰 摄)



网购纠纷 网络调解

本报讯(记者黄丽娟 通讯员魏溪 杜朝阳)因淘宝上购买的树苗没能成活，慈溪小伙把远在江苏沭阳县的苗木园艺场告上了法院。审理此案时，法官巧用阿里旺旺、QQ进行远程调解，双方最终达成协议。

去年11月，家住慈溪龙山的小高在淘宝上，找到江苏沭阳一家出售红心蜜柚的苗木园艺场。他觉得性价比不错，当即拍下40株1年生苗和20株6年生苗，花费1300余元。

据小高父亲讲，收货时，每根苗木上都有几片叶子，树干是绿的，很新鲜，树根也很好。他们立即种下树苗，然而到了今年春天，非但没盼来苗木发芽，1年生苗都死了，6年生苗也死了一半多。小高心有不满，立即跟卖家联系要求退货，返还款项，并按照片

款的3倍赔偿。几经交涉未果后，今年4月，他将卖家告上法院。

案件受理后，法官根据小高提供的情况，添加被告为“阿里旺旺”好友，在通过照片方式与被告相互核实身份后，法官当即通过“阿里旺旺”送达起诉状等副本材料。

由于双方都有愿意调解之意，法官便利用“阿里旺旺”和QQ进行远程调解，在法官说理以及QQ表情包的“情感轰炸”下，苗木园艺场语气轻松了起来：“我们的赔偿可以适当再上调一些……”

最终，园艺场同意赔偿2000元，并通过支付宝把钱打入小高账号。小高收到钱后，当即在法官制作的调解书上签字确认。随后，法官将电子调解书发给园艺场场主，让其打印后签字，拍下照片发回来，案件得以圆满解决。



“大V”仆“大微”继，网络谣言何时休

□郭敬波

V”2013年，公安机关对经常造谣、传谣的“大V”依法整治，让微博空间干净了不少。如今，网络谣言转换阵营，在点击量较高的微信公众号即“大微”里又活跃起来。

这条微信之所以阅读量巨大，因为它涉及食品安全问题，这是当下公众关注的焦点，很能抓住人的眼球。据中国新媒体安全发展报告统计，微信谣言中近六成是关于食品、环境安全问题的。这种谣言往往打着“人文关怀”的旗号——我可为你好，而更具迷惑性。微信朋友圈是网络生活中的“熟人社会”，其间信息传播具有“事关切身利益，需与好友分享”的特征。造谣者通过制造虚假信息来赚取点击量，危害言

听的同时，最后还不免加上一句：为了你与家人的安全，赶紧转发。

微信谣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，还在于其一副“高大上”的外衣，充斥着化学、生物学、医学等专有名词、统计数字甚至照片，弄得跟真的似的。其实，微信谣言往往是在偷换概念，一说到辐射，马上说“会致癌”；一说到辐射，马上说“会致命”。据有关专家称，钩虫是一种常见肠道寄生虫，根本不会出现在猪肉里，“猪肉钩虫暴发”的反常识性不难发现。但一般人不可能懂这些专门医学知识，于是在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的心态下，糊里糊涂地就跟风转发了，不经意间成了谣言的传声筒。微信圈“熟

人社会”中的这种传播方式，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“口口相传”，私密化的互动程度比较高，使得外部的监控和引导很难介入。

据悉，肯德基已经正式就“肯德基出售六翅火腿怪鸡”等微信谣言，将十个涉嫌造谣的微信公众号告上了法庭。5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“净化网络环境，打击食品谣言”研讨会上，众多食品企业也发出了“微信大搞操纵食品谣言当治理”的呼吁。

微信食品安全谣言肆意传播，受害的不仅是食品企业，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切身利益，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，甚至会危害社会稳定、国家安全。因此，打击微信谣言势

在必行。像肯德基一样，走民事诉讼渠道维权是一条途径，但更强有力的手段是靠公安机关主动出击，谣言出现在哪里，依法处理的重拳就要打到哪里。

当然，要遏制微信谣言频发的状况，除了“治”，更要“防”，必须多层次全方位联动：公众要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和辨别谣言的能力，克服盲从心理，不能盲目信谣传谣；当前辟谣的速度太慢，追上上传谣的速度，政府部门应当建立有效的微信谣言应急响应机制；运营商应当构建起监督监管机制，对微信谣言采用限制转发甚至封停账号等措施。如此多管齐下，避免微信谣言的进一步扩散。

“母女联名发论文”为何遭质疑

□刘义杰

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女生小张凭借在《鄞湖学刊》发表的论文《安德烈·高兹的非物理论》，通过了今年武汉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自主招生初审，但近日有网友发现，论文第二作者是其母亲吴宁教授，因而怀疑论文系其母亲代笔。吴教授回应称，相关论文是女儿自己写的，她参与修改，“我们是经得起检验的。”(6月4日《新京报》)

一个高中生，以第一作者的身份撰写深奥的论文，网友怀疑很正常。因为根据一般生活经验，高中生学养大多达不到学术研究的程度，况且联合署名是她做此类研究的导师母亲，论文发表时间又正好卡在高校公布自主招生简章的截止日期。其中有没有猫腻，单凭当事人的辩解，难以消除人们的质疑。

今年二月，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调整，不少高校在自主招生简章中加了一条自荐标准：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或论文。之后，各地不时曝出，家长托人或者花钱为孩子发论文的情况。有网友因此建议取消论文自荐的标准。笔者对此不敢苟同，毕竟这一方式能够鼓励中学生多元发展。政策出台之初，教育学者熊丙奇

表示，自主招生看论文，不应该让漏洞洞了初衷。他举例说，美国的罗德岛设计学院录取美术专业学生，要求学生提交10到20幅高中期间的代表作，却不担心学生用冒充的代表作去申请。为什么？因为该校的录取委员会，会在面试时进行相应考核，针对考生的作品提出灵活的问题，没有相关学养很难过关。

由此说来，该对事件回应的不光是张同学的母亲，更应包括自主招生地的学校。学校应该给社会交代：采取了什么样的程序和方式来防止自主招生时的造假或者特权干扰；同时，有必要进一步公开学生的高中课业情况、面试时的考核详情等，接受公众的监督。唯如此，才可能消除人们对“母女联名发论文”的质疑。

其实，国际上，论文联合署名且作者具有亲密关系的事例很多，诺贝尔奖出现的类似情况甚至成为美谈。对此，为何人们不去质疑呢？关键就在于，严密的制度设计堵住了弄虚作假的通道。与其说，人们是在质疑“母女联名发论文”，不如说是对自主招生的公正性不放心。因此，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查漏补缺，完善自主招生制度，对弄虚作假者予以严惩，用程序正义消除信任危机。



站稳脚跟

何青云 绘

企业“悔捐”不该有

□苑广阔

继深圳龙岗盛平社区发出“救救10岁患白血病的女孩小乐平”倡议之后，爱心款额已达105万元。没想到事情突变，冒出“退捐门”：答应捐20万元的广州企业要求退回15万元(6月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。

一些企业或个人开始承诺捐款，但事后迟迟不兑现承诺，甚至“悔捐”的事情，此前媒体也有过报道，事多被人质疑为沽名钓誉。不过，像广州这家企业，已经履行了捐款却要讨回大部分捐款

的事情，确实比较少见，外界关注与质疑也就在所难免。

从道德层面看，企业这种行为显然会给受赠人带来感情上的伤害，尤其是如果受赠人已经用掉了这笔捐款，现在却被要求退回，那么就会处于很被动的境地。从法律层面看，企业要求退回部分捐款的做法，也难站住脚。因为当企业按照之前的承诺完成了捐赠行为，就意味着这笔资金的所有权已经归企业转移到受赠人，是受赠人的合法财产，不管企

业是“悔捐”还是人为造成的意外导致多捐了钱，都无法再反悔。

当初，这家企业确实是准备捐赠20万元的，但作出承诺的并非企业总裁，而只是经理，总裁最终只批准了5万元的善款。如果这是事实，也确实情有可原。因为受赠人如果不愿意退回15万元，具体操办人可能就需要承担这笔“损失”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受赠人最终退回了15万元善款，皆大欢喜。

这件事提醒我们，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，表达慈善捐赠意愿、作出捐赠承诺时，不能头脑发热随意承诺，要做好内部沟通和协商工作，一切确定之后，再对外发布信息。否则，很可爱“吃力不讨好”，不仅自身形象受损，对公益慈善事业也有不好的影响。

3月读完252部作品不只是体力活

□刘效仁

5月15日，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目录正式公布，共有252部候选作品，贾平凹的《古炉》和《老生》、苏童的《黄雀记》、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、王安忆的《天香》、严歌苓的《妈阁是座城》和《陆犯焉识》、王蒙的《这边风景》等在列。根据评选流程，每位评委要在3个月内读完所有作品后进行实名投票，诞生10部提名作品。业内人士质疑这是一个“不可能的任务”，在阅读量如此之大的评选过程中，是否会有评委只根据作者的知名度来投票(6月2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。

在一个年创长篇小说数以千计的大国，要想将佳作一网打尽并非易事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。诚如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，没有阅读同样没有发言权。而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乃至精读所有252部候选作品，首先是个体力活、眼力活。何况每部长篇小说短则数十万字，长则一百多万字。

根据3月13日再度修订的“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”，评委“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”。言下之意，评委中70岁左右的老人或不及其半，无论其体能还是眼力，要在3个月内读完所有候选作品，难哉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曾任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的陈晓明表示，“不可能所有评委对200多部作品有充分的发言权，所以评委们会被分成若干小组，每一小组负责一部分作品。”即便如此，每个评委仍将阅读几十部长篇巨著，还要给出公正权威的评价，只能勉为其难。

阅读候选作品并给出定评，除了体力、眼力要求，更要有文学鉴赏与批评的真功夫。一部长篇小说不只人物众多、情节跌宕起伏，也不只记述了主人公的生命史，还囊括了他所在地域、民族的发展史、文化史、民俗史。无论宏大叙事还是洞幽入微，无论作品中的典型环境还是典型人物以及人物的典型性格，都需要通过细致的阅读才能够有所发现和洞察。而要在众多作品中鉴别高下优劣，更需评委们独到的见识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前提就是精读原著，进入作品的内核，进而触摸作品独特的生命和鲜活的心灵。也唯有如此，才能对作品给予公正而权威的评价。

但就阅读量而论，评委能否达到这样的鉴赏境界，笔者表示怀疑。这样说来，业内人士的相关质疑并非无的放矢，更非有罪推论。近些年，公众对于中国文学奖的评选多有诟病。上一届2011年茅盾文学奖“十强”揭晓之后，质疑声就此起彼伏：十部作品有八部出自各地作协的主席或副主席之手，有人笑称茅奖应改名为“作协主席奖”；获奖作品并不畅销，在书店少有人问津；20天从187部作品中评出5部，速度之快，让人质疑61名评委或许根本没有读过所有作品……(2011年5月20日《国际先驱导报》)那么，之所以投赞成票，可能就是“跟着作家的名气走”。

笔者认为，要改变文学奖屡遭质疑的尴尬状况，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革当下的评奖机制，变评委垄断为公开评奖，让广大读者广泛参与。这既是减轻当下评委会阅读量超负荷的根本办法，也是文学奖评选更加公正与权威的有效途径。